

神聖的喜劇

眼眸向著層巒攀上。偏近山區的宿舍，曙光像是朝露漫上山頭。天漸漸亮了，烏雲罩著天際又像是眷戀夜晚。

怎樣輾轉的早晨，也回不去那睡夢的纏綿。看著室友的睡臉，醜陋的像被人茫茫然的在路上歐打一頓，再憔悴攤倒在床上。長得那麼醜，卻睡的那麼甜，不免得心裡不是滋味。走在要亮不亮的校園，場景就像電影《沉默之丘》，鳥嘯不像天籟倒像烏鴉的嘲噓，迷茫煙景倒不浪漫反倒令人惶恐。如此畏縮的心態，我仍發現了些趣事。

道路旁的狗群，跟隨著領頭的狗，追逐著呼馳過的行車吠叫，卻對在旁的人坦露著肚皮。學校的警衛，在全面禁煙的校園外大口吸吐著煙，被督促在校園內大力的取締在校區內吸煙的同學。在校園外抽煙，幸運的話，能跟警衛聊上幾句，校園內更幸運的話，可以看到比翻書還要快的場景。校外的長椅，簡直不像長椅像刑具，怎麼坐都不服貼，我卻常光顧。

寧靜的晨間，蒼蠅的乞討”揮之不去”，我像個不領情的富豪，也像鄭愁予——”什麼都不留給他”。

我播放著法蘭克·辛那屈的《這就是人生》，點起一支煙，如同一部陳年的黑白喜劇電影的開頭。音樂旋律輕快，輕快到沒人在意其講述。燃煙飄渺一抹暈白布幕，吱喳吱喳，機關拉開一場，不斷被人上演的喜劇。

鐘聲響起，不是警告，而是提醒，這個提醒倒是沒什麼意義，第一步踏入校園的也不會是學生，只是一些來健行的老太婆，七嘴八舌，順便拉著旁邊的老頭兒。學生漸漸增多，緩緩進入校園，拿著早餐，晃前晃後，肩頭擦磨著一個個人的肩頭。他們嘻鬧、閒聊，比如有人拿著擴音器在耳邊唱饒舌，聽的一清二楚卻又不清楚。

每每這個時分，我喜歡坐在超商外，望向人來人往。我看到一個高大英俊、衣著體面的男同學，偶然聽見他向著身旁的女同學，說著他的為人，是如何的不拘束，不喜歡被操控，講的女孩子眼裡閃閃發亮，我也是。被某個非常偶然的光亮，他左手配帶的，星辰品牌的手錶。有個中年男子，拿著啤酒，坐在鄰座。他對著在旁喝著能量飲料的女子，一邊對她說著能量飲料傷身，一口啤酒，再來隨性的聊到

她的女兒，問她漂不漂亮、可不可以許配給他。他聲稱自己是某所大學的教師。

再一次鐘聲，也一首歌結束，最後一首是旅程樂團的《不要停止相信》。

步入教室，所有人緊盯著自己的手機，像生產線作業員在悶熱環境下相同的作業。悶熱這倒相同，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世界。試著觸及他人的世界，只會得到一個冷冷的目光，好像你只是一個過客，連同學都不是，或，什麼都不是。而他們手機上顯示，是他人的社群。

老師毫不在意開始課程，草草點了名。上課的內容、下次考試的題目，像是影劇的下集預告，好讓同學們可以輕易的通過，不能通過的同學，不好意思，你們不是這個科系的料。

我的視線抵抗不了重力，掉到了世界最深的地方。課堂的開始與結束，我沒有一刻” 看” 眼裡，即便我想。直到與同學某次下課閒聊，講到我的夢境出赤坎樓，同學驚呼這在課堂上有提到。我可能不小心學會了睡眠學習法。

回過頭來，又走到了校外的長椅。輕輕的風，夕陽從搖曳的樹葉細縫中滲漏幾滴陽光，地面的光影爍動，像是漣漪。看了下時間，差不多要打工了。我播放了一首，披頭四的《太陽出來了》。太陽卻事不關己，” 沒辦法，下班時間到了。” ，他緩緩爬下布幕。

不可能一切得償所願，人還是持續相信的自說自話，世界還是不停的旋轉著。

轉了門把，開門之後就看見老闆對著遲到的我大罵。一個忘稿的演員，闖入開演不久的劇場，只好即興唱一首歌。在打工時，我是很常唱歌的，因為老闆聽到，總會認為我心情很不錯。有時還得唱一些上了年繼的歌，像是《木棉道》，免得老闆對不上，對不上一場主角不是他的戲。

偶爾工作之餘，老闆幾句廢話，是他人生的總括。他抱怨老公不給他錢，家裡卻還有兩個孩子要養；抱怨孩子沒大沒小，他的關心換回孩子難堪粗俗的話……最近新婚不久的老闆，講的淚好像要落下，我連忙關心，老闆卻說小孩子不會懂，轉身繼續工作，唱著他常唱的那首《梨花淚》。

我想，誰都不會懂的，因為這段插曲是不容置否、不被允許改寫的。

打工結束，從工作地點回到學校宿舍，只要步行差不多五至六分鐘的距離。

下班是晚上九點，我通常不會那麼早回去，會在學校旁的超商坐個一陣子、點幾支煙。

宿舍是有門禁的，到午夜時分後就不再放行，讓學生進出，這讓很多有煙癮的人，抱括我，很是膽顫心驚。到了「最後一刻」，若沒碰到煙，就足夠讓我做惡夢了，加上室友的「夜間行動」，他們「做戰」時無法免俗的咆嘯，這些瑣碎，總會讓我夜長夢多。

到了快十二點，會抽煙的朋友們也出來，呼吸「新鮮空氣」。我們總坐一團，吐放著白煙在遼遼夜空。趁著月光打著瞌睡的眼眯，他們訴說著自己的故事、自己的背景，說著說著，他們悲傷了起來，相互的安慰、鼓勵，接著不約而同的靜默。我從自己吐出的雲煙裡，瞥見路旁的野狗，草上的微露映著月光，牠們躺在那，舔舐著相互的皮毛與傷口。

我懷疑月亮根本沒有睡著，不然她怎麼會偷笑呢？

回到床上，既視感般的輾轉難眠。戴上耳機，播放一列歌單，卻只循環播放一首歌。而想要聽膩一首歌的漫漫長夜，感覺永無止境，像追著整片星空長跑。在腦中跑過不知繁幾出現的畫面，乍現不盡相同的想法。

看得見的東西，不經意下了眉頭。說不上的東西，往往最上心頭。

腦海中，最完備的城市、最繁華的街道，我看見了身體殘缺的人，被外藉看護推著散步；我看見許多乞討的人，倒下的身旁一支支站立的酒瓶；我看見一對情侶談情說愛，一旁，一個婦人帶著四個孩子，手忙腳亂，丈夫則在跟人喝酒下棋。這是台中車站，在我回去家鄉時所看見的光景。我抽著煙莞爾旁觀，在我一段距離，站一個思覺失調症的人自言自語，手腳不可名狀的舞動著。路過的人不妨冷冷的斜視，他，然後我。

這個世界，總是”有一好，沒兩好”。

好吃的主餐與不好吃的配餐；舒服的煙與不舒服的長椅，或，美的人討厭醜的人，不抽煙的人討厭抽煙的人……零零碎碎的，這些事情像是某種味覺，點綴某些人的味蕾。可能像電影《孤味》，也許像徐國能的《第九味》。對我來說，音樂連結了那些味道，而他們像是在演一部喜劇。

最好笑的部分，可能就是黑白喜劇中的，黑與白的部分……

眼睛一張開，夜晚已被輕描淡寫帶過，只留下我一身的疲憊。抬頭看看室友，他們看來打了一整晚的電腦，畢竟是假日。再看了看時間，打工已經遲到了，今天是上整天的班。室友對著剛醒來的我說了一聲”好累”，我忍不住笑了出來，他們也笑了。簡便的梳洗後，我便出門。

工作路上，我抽了口煙，喝了口咖啡。我播著皇后樂團的音樂——《壓力之下》。又是一場喜劇的開始。

一場不可侵犯、不可言喻的喜劇，再一次上演。